



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 ——以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峇峇民族为案例

Feri Ansori, S.S., M.Ed

E-mail : feriansori@uai.ac.id

University of Al Azhar Indonesia, Jakarta, Indonesia

摘要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古称努山达拉）的交往古已有之，而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是最早与中国来往的城市之一。几个世纪以前已有华人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穆西”沿河一带定居下来。根据历史记载，在公元 7 世纪时，马来人把巨港定为首都，建立了其辉煌一时的室利佛逝王朝。当时的巨港，因是海口城市，成了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中转站。当时，来到努山达拉各地区的中国移民都是男生，他们就娶当地女生为妻。这些华人的后裔就演变成为今天峇峇族，并具有独特的文化习俗，即融合了中国和马来文化的习俗。其华人男性被通称为峇峇(BABAH)，而女性被通称为娘惹(NONA 或 NYONYA)。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峇峇族的文化也渐渐地开始被人们遗忘。本文通过介绍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 3 ULU 村庄的峇峇民族文化，揭示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的象征之一，并解释其文化流失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巨港、峇峇、娘惹

引言

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的首府“巨港”（Palembang），是苏门答腊（Sumatera）岛南部最大的港口与贸易中心，面积为400.6平方公里，人口约150多万人。流经整个巨港地区的“穆西”(Musi)河把巨港城区分成“ULU”区和“ILIR”区两部分，河上交通推动了巨港市经济的发展。

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有华人在“穆西”沿河一带定居下来。这些华人在“穆西”河边的两岸建造了由柱子支撑的水上木屋。根据历史记载，在公元 7 世纪时，马来

人把巨港定为首都，建立起了辉煌一时的室利佛逝（Sriwijaya）王朝。室利佛逝以大乘佛教为国教，其势力和影响覆盖了整个马六甲海峡，而巨港是这个王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当时的巨港，因是海口城市，成了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中转站（Lombard, 2000; Lohanda, 2000）。唐代僧侣通过海路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往往都会先在室利佛逝学习梵文。高僧义净就曾三度羁留室利佛逝(Hall, 1988;41)。18世纪初，巨港成为伊斯兰王朝的所在地，也更为此地增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今天的巨港，华裔人口约占全巨港市总人口的20%左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着早期移民华人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就宗教信仰而言，华裔当中大多数仍信奉佛教，而少数的华人则信奉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巨港市峇峇民族现状

巨港市出现华人穆斯林社会，这与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在公元1405年至1433年，历时共二十八年的下西洋的旅程密不可分。当时，郑和先后率领着海船百余艘和二、三万水军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下西洋，为完成与世界各国间亲善友好往来，开展文化、经贸交流活动，进而建立和加强海上交通等重大使命，为克服汪洋大海的惊涛骇浪、艰险阻难，郑和组建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海上军队。郑和当年所遍及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在中东方向最远航行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而在非洲方向最远航行到了莫桑比克的贝拉港，历经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中爪哇、东爪哇等地区，并在当地建立了穆斯林社会。这都表明了华裔穆斯林落籍印度尼西亚已有长远历史，而巨港市华裔穆斯林的先民主体据传是跟随郑和下西洋而抵巨港的伊斯兰教徒。当时，因为华族妇女很少，于是许多华族男性就娶当地妇女为妻。由于这些嫁给华人的妇女大多数不懂汉语，家庭用语便使用马来语。这种华人男性与马来女性通婚的家庭一多起来，便渐渐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峇峇社会”。这些华人的后裔便成了峇峇社会的成员，其华族男性被称为“BABA”，而女性被称为“NONA或NYONYA”。

3 ULU区是巨港市峇峇族群比较集中的地区。参考了当地一个华裔穆斯林家庭，以阿拉伯字母所撰写的马来文家谱，笔者得知该地区的华裔穆斯林已经是第9至第10代了。这里的峇峇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习俗。他们在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姓氏、服饰、婚丧嫁娶等方面都融合了中国、马来以及伊斯兰的文化。就以服饰而言，早

年的娘惹爱穿具有马来风格、色彩鲜艳款式花俏的丝织上衣与马来围裙，搭配各式精美的针绣手提袋和镶珠鞋。但作为新娘，婚礼上的娘惹礼服却必然是一套恪守中国传统的凤冠霞披，婚礼前后的礼数规矩，举凡过文定、过大礼、择吉日、迎亲拜天地等诸多细节，无论如何繁琐，都不敢恣意疏漏。另外，该社会的妇女都会戴头巾，男子多戴黑绒无缘帽(KOPIAH)。除了年长者及宗教人员外，一般青年平日不戴这种帽子，只是在一日五功及聚礼之时才戴。在伊斯兰教佳节到来时，他们都会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在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圣忌，举办诵读《古兰经》，一般也要宰羊、宰鸡，大家共餐。与此同时，当地华裔穆斯林都会庆祝大除夕，与家人团聚。这些华人穆斯林都认为，农历新年并不是宗教活动，也没有宗教色彩，所以在春节前为屋子进行除旧迎新的大扫除也不能免俗。

在饮食方面，经过几百年的文化交融过程，峇峇家庭在烹煮食物时，巧妙地运用了南洋的马来式调味料，糅合中国式的烹调法，味道以酸辣为主，酸中带辣，辣中带甜，令人回味无穷。

在姓氏方面，住在3ULU区的大多数峇峇后裔都已经没有保留原来的中国人的姓氏和取名习惯。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以阿拉伯语取名的，比如：Abdullah, Aminah, Aisyah, Amin等。

在语言方面，他们所说的语言乍听之下有点像马来语，同时又有许多貌似闽南方言的词汇。这是因为早期移民当中以闽南籍居多，长期生活在马来语环境中也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在语言上逐渐被同化，最后演变成独树一帜的峇峇马来话。以下是马来语与峇峇马来话的举例。

马来语	峇峇马来话	意思
Abu	Abok	灰尘
Adat	Hadat	习俗
Adik	Adek	弟弟/妹妹
Bengis	Jahat	残忍
Cawan	Changkay	杯子
Dingin	Sejok	冷
Gaik	Tua lau kow	老
Hi jau	Ijo	绿色

来源：A.E. Coope's Malay-English / English-Malay Dictionary,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78. (Chia, 1980:62)

如今，在城市现代文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峇峇后裔离开了村庄，迁移到大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峇峇族的文化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外部因素，如教育、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影响了峇峇和娘惹的观念，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另外，内部因素即自身认同方面，该地区的峇峇后裔对其峇峇后裔身份有淡薄的认同意识，这对峇峇文化的流失有重大的影响。峇峇族书面文字的缺失和现代教育体制也是其文化流失的原因。

笔者于2005年中旬在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3ULU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能够传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3ULU村庄的峇峇族年轻一代对峇峇族文化的认可程度不容乐观。笔者在3ULU村庄九年制学校中对233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试图了解他们对峇峇族文化和习俗的知晓程度以及态度。通过从峇峇族服装、宗教活动参与度、峇峇族语言知晓度、峇峇族服装喜欢程度等四方面内容进行了调查。

按程度高低从1到5排列，男生对峇峇族服装的喜欢程度只有 3.21，女生略高，有3.86，总体均值为3.55。笔者认为，在印尼，峇峇族文化如此集中体现的村落，这个数值是偏低的。笔者还对学生对峇峇族语言的知晓度进行了调查，学生的总体均值为1.18，说明学生对峇峇族语言的了解很少。在峇峇族饮食方面，均值还不到2，只有1.97，说明学生对峇峇族传统饮食没有太多的印象。此外，3 ULU村庄大部分居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这也是峇峇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年轻一代似乎对宗教活动不是特别热心，所以统计量值仅有2.52。

其实从表面上来看，3 ULU 的年轻人看上去跟印尼主要民族，也就是爪哇族年轻人没什么差异。虽然他们在交流时都会说峇峇语，但也就相当于我们的方言，他们的印尼语说得也比较流利，所以峇峇族的文化特征并不明显。

结语

少数民族在其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成果，也是各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国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流失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

峇峇文化的流失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文字的缺失不利于文化的传承，现代教育体制对峇峇族文化传承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1. 语言

峇峇民族语言现在只有口头语，不存在峇峇民族自己的书面语言，而峇峇族使用的书面语言是拉丁语。峇峇族没有书面语言对峇峇族文化的传承是不利的，因为以前峇峇族能够使用印尼语的人很少，大量民间的习俗和传统是很难被记录下来的，很多传说也只能是口口相传，这个过程中无疑会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被流失掉。

如今，峇峇族的老人对峇峇族的文化和习俗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年轻人并不喜欢听他们讲，这样下去代代相传就不能继续了。不同于爪哇族和巽达族等民族，峇峇族因为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所以也就不能进行双语教学。除了在幼儿园照顾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会用峇峇语授课外，小学和初中都是要求用印尼语授课。

2. 现代教育体制

在笔者关注的3 ULU村庄九年制学校里，笔者看过初中学生的课表，课程包括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体育、劳技、音乐、美术，音乐和美术课上用的是国家统编的教材，并没有涉及峇峇族语言和民间艺术。峇峇族不像爪哇族和巽达族等有自己的书面语言，因此不能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编写教材，也不能用民族语言记载民族文化和历史。而且在学校开设的人文课程如历史和政治中，峇峇的民族文化是很少涉及的。

除教材外，峇峇民族文化难以在学校教育中实现传承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学校在传承峇峇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只是跟学生讲峇峇族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光向学生灌输骄傲和自豪感是远远不够的，笔者曾建议过该地区的中小学校开设一些峇峇民族文化方面的课程，有关部门的回答是消极的，他们说到中考只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六门，这样音体美这些副科学校当然不重视，更不用说峇峇民族文化这种考试绝对不会涉及到的东西。看来巨港市3 ULU 村庄九年制学校的功能已不是传承峇峇民族文化，而是像现在一般的学校一样，追求学校的升学率。将升学率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比起采用全国统编教材来说，对该学校的改造更为彻底，既然峇峇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对提高升学率无益，甚至会占用主干课程的时间，校方当然不会考虑将它加到学生的课表中。巨港市3 ULU 村庄地区要想实现峇峇民族文化的继续传承，需要教育方面的各种改良。

参考文献

- [1] 远志,孔. 论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2006.
- [2] 廖建裕. 峇峇, 海峡华人, 海峡出生的华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2003.
- [3] 赵宏勃.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编写思路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 2005.
- [4] Graff, H.J. de., dkk. Cina Muslim di Jawa abad XV dan XVI antara historisitas dan mitos. Tiara Wacana. Yogyakarta, 1997.
- [5] Hall, D.G.E. Sejarah Asia Tenggara. Terjemahan Soewarsha. Usaha Nasional. Surabaya, 1988.
- [6] Chia, Felix. The Babas.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1980
- [7] Budiman, Amen. Masyarakat Islam Tionghoa di Indonesia. Tanjung Sari. Semarang, 1979.
- [8] Suryadinata, Leo. Pribumi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Heinemaan Educational Books. Kuala Lumpur. Malaysia, 1978.
- [9] Groeneveldt, W.P. Historical Notes on Indonesia and Malay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 Bhratara. Jakarta, 1960.
- [10]<https://beritagar.id/artikel/piknik/pasar-baba-boentjit-destinasi-wisata-baru-di-palembang>, 2017.
- [11] <http://nanglenggo.blogspot.com/2013/03/sekilas-silsilah-keturunan-baba-3-ulu.html>, 2013.